



院墙

吴佳骏 著

黄浦区出版集团
上海出版

院墙

吴佳骏 著

广东出版集团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院墙 / 吴佳骏著. 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10. 8
ISBN 978-7-5360-6059-3

I. ①院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37933号

责任编辑: 温文认 欧阳衡

技术编辑: 易 平

装帧设计: 林露茜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

(广州市番禺区石楼)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9.5 1 插页

字 数 190,000 字

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5,000 册

定 价 2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自序

院墙的里面是一个世界，外面是另一个世界。

一堵墙，就这样把一个人的生活，劈成了两半。

我从小在院墙的包围中长大，这注定了我视野的狭窄。我生活的天地，等同于安放我灵魂的那张床。

无数次，我挣扎着，幻想逾墙而过，从此不再受院墙的限制。但我逃多远，院墙就跟多远。院墙之外，还有更大的院墙。这堵大大的无形的墙壁，不仅包围我，还同时包围我的父母，我的乡邻，我的故乡。

我所有的努力，都在跟这面墙作抗争。

墙上溅满了我的汗水和鲜血。

当那些斑驳的汗渍和暗淡的血迹，被太阳烤干之后，就变成了我的文字。

于是，我的写作成了我的自我救赎。

院墙是挡不住风的，只能挡住时间。

写作改变不了命运，却是写作者活命的一种方式。

我通过写作历练人生，并获取尊严和幸福。

2010年春

目录

第一辑 乡 情

乡村婆媳	3
鞋子的诉说	14
黄昏的掌纹	25
复活或尘封的故乡	31
草料场·旧学校	37
扁担上的摇篮	43
早春的犁铧	46
太阳升起以后	50
家族人物志	53
水车转动的年轮	59
母亲的世界	65
是缘分让我们今生成为兄妹	71

第二辑 乡 韵

卑微的鸟雀卑微的人	87
艾草和菖蒲浸染的端午	99
行走的地图	108

月光下的少年	112
夜晚的城堡	117
风吹在贴着纸的墙上	122
乡村诊所	127
活着，是一笔债	134
一只墨水瓶改装的煤油灯	140
背篓谣	145
寻找冬日的灯盏	151

第三辑 乡 愁

院墙	159
刨花	171
最后一个夜晚	183
对一个女人的记忆和想象	195
耳膜间的颤动	206
消失的民间艺人	212
父亲的疼痛与乡愁	221
姐姐的地平线	227
祖脉上的兄弟	236
鬼魅飘荡的村庄	246

第四辑 异 乡

记忆中的敦煌	263
青海笔记	271

红叶的舞者	274
绿地毯上的石柱	280
一头唯美与孤寂的毛驴	285
 后记 选择散文，接近一种态度或方向	 295



第一辑 乡 情

乡村婆媳

—

火炉中的炭火，在熊熊燃烧，屋内萦绕着一股暖气。窗外的雪花，将大地染得一片银白。眼看就要过年了，各家各户的门楣上，都贴上了春联。可我们家，却丝毫没有春节应有的气氛和祥和。我和父亲，忙活大半天烧的一锅红烧肉，在桌子上冒着热气，却无人动筷。母亲板着脸，坐在椅子上纳鞋垫。奶奶靠在火炉旁，烘烤被雨淋湿的黄胶鞋。我们这一家人，永远都无法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，哪怕在岁末这样团圆的日子，也不例外。

在我们家，母亲是一个世界，奶奶是一个世界——同一个屋檐下，却生活着两家人。这场婆媳之战，持续很多年了，我们都拿她们没办法。她俩是一对冤家，一碰面，就像仇人相遇，四只眼睛，同时射出针一样的目光。谁一旦开口，就斗嘴，打舌战。两张嘴巴，唾沫飞溅，谁也不怕谁，谁也不服谁。母亲说：“我每天累死累活，支撑这个家，你不但不帮忙，还整天在灶神菩萨面前诅咒我。自从我跨进你们家门那天起，你就没把我当人看。”“随便你怎么冤枉我，我也不怕。我老了，该你们伺候。要是看

不惯，干脆买包耗子药，把我毒死。”奶奶反击道。父亲坐在桌旁，抽烟，一脸愁容。见母亲和奶奶越吵越凶，他把烟杆一甩，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，吼道：“吵，吵，吵，把这个家吵败就好了。”又指着母亲骂道，“你把嘴闭上，会臭吗？”母亲哭了，很委屈，很伤心。边哭边说：“你们娘俩合伙欺负我，我本来就是多余的，不如死了算了。”当着奶奶的面，父亲只能指责母亲，顾全奶奶的颜面。奶奶听父亲如此说，感觉有儿子撑腰，更加理直气壮了，提高嗓门道：“都说养儿防老，我怕是没这个福气了。等天亮，我就出去讨口，要是饿死或摔死了，看人家耻笑谁？”

我坐在父亲旁边，心痛得难受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。奶奶和母亲，这两个苦难的女人，都是我血脉的源头。在我心中，她们宛如一架天平的两端，无论我的情感向哪一边倾斜，都会造成伤害。我不知道安慰谁，该如何消除她们心中的仇恨。在此之前，我做过很多的努力。背着母亲，劝说奶奶；背着奶奶，劝说母亲。但我的所有努力，最终都是徒劳的。她们之间的矛盾，不仅是性格差异这么简单。

二

奶奶已年过花甲，身体虽无大碍，但人一上了年纪，多少有些小病小患。况且，她双手不便，四根指头皆无法伸直。据说是年轻时患痛风落下的。自我爷爷去世后，她便一个人生活，自己煮饭吃。生活没有规律，饱一顿，饿一顿。父亲提出让她跟我们一起过，她横竖不愿意，性格倔强得很。她说：“我还没老到走

不动路的时候。”直到前年冬天，她去后山的岩洞背柴，天下着小雨，路滑，连人带柴从土坎上滚了下去，摔伤了腰。卧床一月，无法动弹。康复后，才跟着我们一起生活。

奶奶脾气不好，她一直认为爷爷病逝，我父母应负主要责任。她怪他们没能力，无钱带爷爷去县里最好的医院治病，才导致其活活被病痛折磨死。父亲对奶奶的埋怨，不说好，也不说坏。默默忍受着，实在心里憋得慌，就偷偷跑到爷爷的坟前，烧一扎纸，上一炷香，磕几个头，流一场泪。把内心的痛苦，以及对爷爷的愧疚，统统释放出来。

父亲是个残疾人。六岁那年，他上坡割草，被一条毒蛇咬伤右手。因无钱上医院治伤，爷爷只好叫个草药郎中来为父亲消毒。由于郎中医不得法，又延误治疗时间，父亲的右手出现浮肿，腐烂了，且毒素正在向手臂转移。不得已，爷爷拿来一把锯子，将父亲的三根手指锯掉了。自此，父亲开始了他的艰难人生。为求生存，他学会用左手吃饭，左手劈柴，左手写字，左手插秧……后来，爷爷见父亲体质羸弱，手又残废，怕他往后衣食有虞，遭人欺辱，就替他找了一个乡村医生，拜师学医。于是，我父亲便成了一名赤脚医生。母亲当年嫁给父亲，就是见父亲有门不失业的手艺，人又老实，憨厚，才跟了他。经过父母多年苦拼苦熬，节衣缩食，家中总算有了点积蓄。母亲又从别处借来资金，为父亲开了家药店，我们家的生活状况，才逐渐有了起色。

能吃饱饭了，一家人不再为油、盐犯愁。奶奶也觉得，现在是该她享清福的时候了。吃靠我父母，穿也靠我父母。她一有点伤风感冒，父亲就马上给她抓药，西药不见效，就改吃中药。母亲总是将药熬好，送到奶奶手里，或者亲自喂她。奶奶想吃肉，

母亲就煮肉；想吃鱼，父亲就买鱼。只要市场上能够买到的东西，父母都尽量买来满足奶奶的口福。平时，奶奶也帮母亲干点轻便的活，比如烧火、喂鸡等，婆媳关系处得倒也融洽。越到后来，奶奶不是喊头疼，就是喊腿痛。吃药，不见好；输液，不奏效。轻巧的活儿，也不干了。每天坐在家中，等母亲做饭给她吃。要是遇农忙或抢收，母亲赶活路，开饭晚了，奶奶就喊饿。责怪母亲没把她照顾好，故意收拾她，说是报复。母亲生气，有段时间，果真没怎么理睬奶奶。煮一顿饭，当两顿吃，中午不开火。奶奶就只能吃冷饭。母亲早上出去干活，太阳落山才收工，婆媳关系开始出现裂痕。奶奶逢人就说：“我媳妇虐待我，不给我饭吃。”父亲早上去药店，晚上才回来，中午都在店里吃饭。只要他一回家，奶奶就哄嘴，说母亲不让她吃饭，饿了她一天。父亲一听，怒火中烧，就去质问母亲。不是吵嘴，就是打架，搞得一家人鸡犬不宁。

那时，我刚参加工作，在县城里一所学校教书，一个月才回家一次。一到家，母亲就向我诉苦，眼泪汪汪的。奶奶也喊着我：“孙儿啊，我造孽哟，活受罪。”她们各说各有理，仿佛我是一个法官，争着向我申诉自己的遭遇。面对两颗贫苦的人的心，我的眼里，藏满痛苦的泪水。

三

母亲自杀过两次。

一次是跟奶奶吵架后，我出嫁的三个姑姑，跑回来找母亲讨说法。三个姑姑，又凶又恶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就对母亲一通拳

脚。扯的扯，咬的咬，抓的抓。那天，母亲的衣裤，被撕得稀烂；脸也被抓得鲜血淋淋。三个姑姑，看到母亲趴在地上，已无还手之力，连哭都哭不出声了，才停了手脚。且趾高气扬地破口大骂：“娼妇，以为我们出嫁了，老太婆就好欺负吗？有本事，你拿菜刀将她砍死，看五雷轰不轰你。”末了，还不服气，非要拖着母亲去公社告状。幸亏父亲及时赶到，才阻止了姊妹们的行为。父亲看到母亲一身是血，说：“你们太过分了。”话刚出口，姑姑们就劈头盖脸对父亲一番训斥：“连自己的婆娘都管不住，任她欺负咱妈，要是爹还在……”边说边假惺惺地放声大哭起来，父亲便不再开口。母亲还趴在地上，站不起来，脸上满是悲愤和绝望。当天夜里，她去牛圈，解下牛鼻孔上的纤索，拴在院坝边的柿子树上，把头挂了上去。要不是父亲起来小解，发现及时，母亲怕早就断了气，走在黄泉路上了。

第二次是母亲确已厌倦了生活，觉得活着没意思。繁重的农业劳动，加上家庭的长期不和睦，使得她在肉体和精神上，都备受折磨。一天黄昏，她去后山割草，靠在山凹处的一个土坎上，用割草刀划断了手腕静脉，恰巧被干活回家的村人发现，经抢救，才活了过来。要是父亲不懂医术，母亲此次恐怕也在劫难逃。她在割腕之前，大概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——地上落满了被她掐断的草节，身旁的泥块，也被捏碎。她割的一背篋草，还放在田坎上。流下的一大摊血，把青草都染红了，比落霞的颜色还要浓。

四

父亲的药店，开在离家三公里外的码头上。码头上停满了船

只，船是当地八个村的人出入的必备交通工具。因我家乡地处丘陵，山高，路险。山脚被一条河流环绕，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。房屋大多坐落在半山腰上，闭塞，简陋，自然环境十分恶劣。父亲每天都要翻越三公里山路，再坐船去药店。有时，过往船只少，要在岸边等上个把钟头，才能渡河。无论天晴，还是下雨，天刚亮，父亲就朝药店赶。若去晚了，加上等船，到药店，就快到中午了。特别是冬天，昼短夜长，八点钟，还不见天明，父亲只好打着手电筒赶路。整个冬天，他的两只耳朵，都长冻疮。手上也长，脚上也长，全是被寒霜给冻的。

自从母亲出了两次事后，我们都十分小心，怕家里再遭变故。父亲再也不那么早赶去药店了，傍晚也早早地关了门回家，把更多的时间挤出来关心母亲。我也每个周末，都往家里跑。学校实行的月假制，一个月，才放一次假。且我又是班主任，班上事情多，早晚还要负责指导学生上自习。按规定，行课期间，是不能离校的。好在，我跟几个同事关系好，私下调了课，由他们给我打掩护，我才得以抽身回家。因交通不便，我回一次家，至少得一天半。来匆匆，去也匆匆。每次回去，都不忘给母亲和奶奶买点吃的东西，我一直没放弃调解她们之间关系的努力。我一到家，母亲愁苦的脸上，总会露出笑容。话也比平时多起来，问这问那，我成了她的一个心灵安慰，一个支撑她继续活下去的信念。看到家中一切正常，我悬着的心，才算踏实。后来，我不假离校的事，被校方发觉了，遭到严厉的处分，我回家的次数，不得不减少了。但我的心，仍然牵挂着家里，牵挂着母亲，牵挂着奶奶，牵挂着父亲。每晚上完夜自习，安顿学生入睡后，一个人躺在寝室的床上，辗转不眠。好不容易闭上眼，奶奶和母亲的影

子，就会闯入我的梦中，吵。摔。砸。打。哭。醒来，枕头湿了大片。

姑姑们的鲁莽行为，并未使奶奶和母亲之间的仇恨得到缓解，相反，却愈加深重。表面上看起来，风平浪静。实际上，却暗流汹涌。她们打冷战，十天半月不说一句话。各活各的。母亲每顿煮好饭，就上坡干活去了。出发时，用两个瓷盅，盛满饭和菜，再拿个瓶子，装一瓶开水，就是一天的伙食。剩余的饭菜，都给奶奶留着。老年人，喜欢热闹，喜欢随时有人陪她摆龙门阵。母亲上坡去了，奶奶一人在家，一会儿唠叨鸡，一会骂骂狗。见到路上有过路的人，就主动打声招呼，希望别人跟她说句话。实在见不到人，就自言自语。说着说着，又开始诅咒起母亲来，她坐在灶门前，骂母亲歹毒，不赡养老人。她说：“灶神菩萨，你是明理的哈，这个烂妇人，把我糟蹋够了。老子到了阴曹地府，也不会放过她。”恰好这时母亲从坡上回来，听到奶奶的诅咒，火气一下就窜到了嗓门：“死老婆子，当面你诅咒我，背后你还诅咒我，你要是现在死了，连打阴井的人都没得。”双方一交上战，家中又是硝烟弥漫。

父亲总是两头受气，里外不是人。很快，姑姑们又跑来我家，一通乱骂过后，把奶奶接走了。姑姑们指着父亲的鼻子说：“你当哥哥的不养老人，我们当女儿的养，让你两口子过伸展日子。”可两个月不到，姑姑们就将奶奶送了回来。自接走奶奶那天起，她们之间也开始闹矛盾，嫌有老人在身边，麻烦。她们也有大家人要吃饭，要劳动。况且，几个姑爷都不喜欢奶奶的脾气，说：“吃得做不得的老太婆了，嘴壳子还又硬又臭。”奶奶一到哪家，哪家就不得安宁。姑姑们将奶奶送回来时，气愤地说：

“老人本来就该由儿和媳妇养，我们凭啥子操这份闲心。就是死，也应该死在当儿的床上。”

五

母亲的确很苦。家里的一切农活，均由她一人承担。栽秧割谷，翻田耕地；养猪放羊，挑粪挖苕……样样都干，比一般的男劳动力还拼命。父亲每天早出晚归，家中事务，基本没管。药店又属小本经营，挣得的钱，只够家里称盐买肥，维持日常开销。穷人的希望，都寄托在土地上。土地，是穷人的命根。母亲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才成天累死累活，与土地抗争，与命运抗争。要不是母亲，父亲的药店开不起来；要不是母亲，我也上不起学；要不是母亲，更不会有我们这个家。父亲是感激母亲的，知道自己干农活不行，虽然有门手艺，却不能养家，只是让自己这一生免除了皮肉之苦而已。母亲更是理解父亲，知道他的手有残疾，一般的活儿，都不让他干。一个人，咬紧牙巴，默默地把一个家扛在肩上。

为我们这个家，母亲流干了泪，受尽屈辱。别人都知道父亲是个残疾人，瞧他不起。那几年，我们刚分家，穷得揭不开锅。母亲想喂猪，养羊，发展副业，改变贫穷的面貌，可没有本钱实行计划。她低三下四地向村里人借钱，挨家挨户地敲门，下跪。人家理都不理，怕我们还不起。一见母亲，就赶紧关上门，扣得死死的，像见了瘟神一样。有一年除夕，我想吃麦粑，可家里没有面粉。荒年，本来收成就差。母亲从地里收割回来的几十斤麦子，早就被她背去集镇换成了钱，买回来一只羊羔。我嚷着要吃